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 
第十四回 林如海任滿轉天曹 賈夫人幻境逢嬌女

話說寶玉聽了賈夫人的一番言語，只當認真的不允黛玉的親事，心中一急，也就顧不得別的了。一頭滾在賈夫人的懷裡，大哭一聲，直挺挺的沒了氣兒了。嚇得賈夫人、賈母、鳳姐三人一齊攙住。掐人中的掐人中，盤腿的盤腿，叫的叫，鬧了有頓飯這時，這才漸漸的甦醒過來，仍是哭的抽抽噎噎的。賈夫人這才放了心，由不得心中疼愛起來，用手摸索著他的脖子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不成了個傻小子了麼！我且問你，你妹妹有什麼好處，你們就情義到這步田地兒了？你也不等我把話說完，你就急成這個樣兒了。這個性格兒，想來都是你媽媽素日慣的來。」寶玉聽了，總不言語，只是低著頭兒嗚嗚的哭。賈母也勸道：「寶玉，我的乖乖，你不用哭了，你姑媽適才已是應許了咱們，明兒只管辦理下聘就是了。」鳳姐在旁也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不用著急，才剛兒姑太太老人家說的那些話，原是惱我的意思。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我平日嘴尖舌快的不是了。這如今我情願替你央求姑太太，他老人家又怎麼好意思不賞我一個小臉兒呢？你瞧，我替你跪下了。」說著，便咕咚一聲的跪的直軀兒似的。招的賈母、賈夫人都笑起來。賈夫人笑道：「姑娘，快起來罷，你不用和我鬧嘴了。就是這件事也要等你姑爹回來商量定奪，才是正理，難道我一個人就能夠做得主兒麼？」

鳳姐在地下跪著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聽見了沒有？姑太太才說的，這就是應許的話了。姑太太應許了，姑老爺還有什麼說呢？我先替你謝謝姑太太，磕個準頭罷。」說著，便又磕了下去。賈夫人忙拉住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起來罷，別鬧笑聲兒了。」賈母也笑道：「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嘴兒乖，一會兒可就把她姑太太跪住了。」寶玉正在嗚嗚咽咽，聽見方才的這些言語，也不由得要笑，只得將臉兒背了過去。鳳姐見了，一軀軀爬了起來，指著寶玉笑道：「你這個呢？行哭，行笑，兩眼兒擠尿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起來。只見鴛鴦端了一碗桂圓兒湯來遞與了寶玉。喝畢，賈夫人又命人取出枕頭來，就命寶玉順跨兒躺在炕上養養神兒，給他蓋上了被窩，便命司棋去廚下吩咐備辦酒席。

正在說話之間，只見潘又安領進了兩小太監來與賈母、賈夫人請安。寶玉見了，便坐起來問道：「行李都來了麼？」潘又安答道：「方才柳二爺教小的到處面將他們找了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把衣箱搬進來交給鴛鴦姐姐。被套裡有個拜匣兒，拿了來這裡。」賈夫人便問小太監，問了元妃娘娘的起居，命領到外邊房內款待。只見潘又安搬進兩口箱子，交與了鴛鴦，又將拜匣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打開，取出黛玉的稟啟遞與賈夫人，道：「這是妹妹給姑爹、姑媽請安的稟啟。」賈夫人接來拆著護封看了一遍，才要收起，只聽鳳姐笑道：「姑太太念給我聽聽，上面都寫的是些什麼？」賈夫人笑道：「沒有什麼別的話，不過是請安的幾個字兒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沒有什麼別的話，不過是請安的幾個字兒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怎麼也沒寫寶兄弟來的話呢？」賈母啞道：「猴兒，又混說來了。你妹妹怎麼好意思自己寫上這些話呢！」鳳姐用手帕握著嘴笑道：「噯喲喲！我就知道，林妹妹他必定有這些細心。要是我，我早已自己都寫上了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了。

正在歡笑之際，忽聽外面一片吵嚷之聲，只聽焦大在院子內嚷道：「把這一起沒臉面的雜種們都給我鎖了枷號在轅門外石獅子！」賈夫人聽見了，吃了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這個老業障又混罵誰呢？」又聽焦大在院內嚷道：「姑老爺高升了，外頭來了他娘的幾個貼報單的，我叫帳房兒裡一個人賞他們一兩銀子，他們反倒嫌少，說他們都是從天上來的，都是費了本錢的，非離了每人賞他一個大元寶，他們斷不依的。我在旁看不過，說了他們兩句，浪血分的們，一個一個的和我睜起硬眼兒來了。好一起不知好歹的王八羔子，若不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枷號起來，他們也不知道我們這個衙門裡的厲害。」賈夫人聽了，忙命潘又安出去打聽。潘又安聽了，飛也似的去了。焦大便也趨裡趨姐的跟了出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潘又安跑了進來，先與賈夫人請安叩喜道：

「姑老爺轉升了天曹了。閻王爺方才接著了玉帝的敕旨，現在留姑老爺在王府吃便飯呢，只怕晚上才得回來。報喜的人，小的又教帳房兒裡每人給他們添了二兩銀子，共是五個人，一總賞了他們十五兩銀子，已經去了。」賈夫人、賈母、鳳姐一齊歡喜。鳳姐笑道：「姑太太真是大喜，姑老爺高升了，寶兄弟又來了，將來你老人家與我妹妹見面兒的日子也近了，雙喜臨門，真是天從人願。寶兄弟，你快下炕來，咱們先給姑太太叩喜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罷喲！姑娘，你兄弟才好些兒了，你教他多躺一會子養養神兒罷，又鬧什麼叩喜呢！」鳳姐聽了，忙笑向寶玉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你看姑太太心疼你的這個樣，比世上別的丈母娘疼女婿更又不同些兒。」說的賈夫人、賈母、寶玉都笑了。寶玉笑著挨到炕沿，腳才落地，只見賈珠帶了柳湘蓮、秦鍾進來，都在房門口與賈夫人叩喜。寶玉見了，忙也隨在裡頭跪下。請安已畢，遂也跟了賈珠到書房裡與湘蓮攀話去了。

這裡，賈夫人便吩咐司棋備酒筵。賈母道：「酒席且慢些兒，我們此時尚不覺餓，索性等一會兒姑老爺回來，大家在一處吃酒也熱鬧些兒。」賈夫人聽了，便依言。命人先辦些點心來，送到書房裡去給爺們吃吃。

話休絮煩，約有定更以後，林公這才鳴鑼響道，回到府中。

寶玉、湘蓮諸人忙迎出二堂，請安叩見。林公瞧見湘、寶二人俱各儀表堂堂，丰姿秀美，心中大喜。便一手拉了寶玉，一手拉了湘蓮，直往裡走。鳳姐見了，忙到後邊賈母房中迴避去了。

這裡，賈母一見林公拉了寶玉、湘蓮進來，忙起身迎著，笑道：「姑老爺大喜，高升了，你二姪兒也來了，他是從大荒山修道，得了他仙師的指引先到了太虛幻境，如今又不遠千里來求姑爹、姑媽來了。姑老爺你留神看看，你這個姪兒可好不好呢？寶玉，你們給你姑爹磕過頭了沒有。」林公聽說尚未及回答，寶玉、湘蓮早已跪了下去。剛要磕頭，林公忙又拉了起來，即命各按次序歸坐。林公笑向賈母道：「二姪兒器宇軒昂，吐屬風雅，真乃克家大器。這都是老太太的福澤家傳所致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噯，我的姑老爺，什麼福澤家傳，直是個傻小子罷了。他自從五六歲兒上接了他黛玉妹妹到家，兩個人都是跟著我一張桌兒上吃飯，一張牀兒上睡覺，可就情義到萬分上了。」

我們作大人的，只說他們兄妹倆原是從小兒在一處長大的，自然比別的姊妹不同些，那裡想到他們後來的婚姻呢！到後來，偏偏兒的冤家路兒窄，你二嫂子的妹子薛姨太太帶著家眷也來了，他跟前也有個女孩兒，你二嫂子偏又愛的很，所以就給他聘下了。誰知，我那外孫女兒就因這上頭，一病再沒能好，又弄的這一個傻小子鬧到出家訪道，上天入地的分兒上。我這副老臉可也見不得姑老爺、姑奶奶了。如今只是可憐他千山萬水、雲天霧地的奔到這裡來，姑老爺、姑奶奶成全成全他，就是成全我的老臉了。」

林公本是聰明人，又聽了賈夫人告訴過鴛鴦的一番言語，就知寶玉此來為的是黛玉的親，一聞賈母之言，也就笑道：「老太太的這些話，小婿也明白了，只是女孩兒的終身大事，原該由著他娘做主兒才是。老太太只和你女兒商量就是了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這可就難了。才剛兒姑奶奶說等姑老爺回來作主兒，這會子姑老爺又說應該姑奶奶做主兒，這可怎麼好呢！」

鳳丫頭呢，躲到那裡去了？叫他出來這裡跪著來。」說的眾人一齊都笑了。賈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不用著急，二姪兒今兒才來，連我們家的碗還未端呢。事情的大局已經定了，何必忙在這一會兒呢！柳相公、大姪兒都在這裡坐著，怎麼叫人家鳳丫頭出來跪著來呢！老人家真是老背晦了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了。

賈母笑道：「可怎麼樣呢，你們夫婦兩個推活絡船兒，可教我再有個什麼法兒呢。我這副老臉也不要了，任憑你們編排著說去罷。」柳湘蓮聽了，忙笑著站了起來，向林公又將大荒山僧、道所言的因果，並甄士隱所言的回生之事細述了一遍。林公聽了，更加喜形於色。剛要說話，只聽賈母問道：「柳相公，你的親事妥當了嗎？」湘蓮答道：「太虛幻境那裡，有他親姐姐做主兒，所以一到就妥當了。」賈母聽了，點點頭兒。才要往下再問，只聽賈夫人道：「定了更好一會了，老太太和爺們還沒有擺飯，候著老爺回來呢。這會子只怕也餓透了。」林公聽了道：「怎麼這早晚兒還不擺飯，倒等起我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

「這是我的主意。今兒大喜事，等姑老爺回來，大家坐著熱鬧些兒。我們才剛兒吃了點心，也不大餓呢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就擺桌子罷。這裡，就把那張大團圓桌子擺上，老爺就陪著老太太、爺們大家說說話兒，也熱鬧些兒。我看著給爺們斟了酒，到後邊房裡陪鳳姑娘去。」湘、寶諸人聞言，一齊起身遜謝，道：「姪輩敬當不起，姑太太請便罷。」林公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夫人到後邊去罷，這裡有我遞酒也就是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這才向後邊去了。

這裡林公吩咐丫環、僕婦們抬過團圓桌子來，擺在正中，陳上果碟，丫環斟上酒來。林公一一的遞過了酒。賈母上坐，其餘各按長幼賓主次序就坐。秦鍾雖在衙門當差，林公並不肯輕視，仍以親戚相待，故也坐在下首。飲酒中間，林公急於要試寶玉的才學，即命人取過筆硯來，命將去歲鄉試闈中三藝摹寫出來。林公看了，點頭稱賞不已。賈母見了，更加歡喜，道：

「姑老爺，你看你姪兒的文章還好麼？」林公笑道：「少年奇才，可敬可敬。」賈母道：「他在家時，時常和他姊妹們做詩，我聽見說集的有好厚的一本子了呢。」林公聽了，又向寶玉索詩詞故作看。寶玉不得已，只得又將海棠、菊花詩以及婉嬾詞等篇錄了出來。林公看了，更又歡喜，大加稱贊。賈母笑道：

「姑老爺，你這可放了心了。我們明日擇吉就行聘罷。」林公笑道：「老太太可以不必多這一番心的。外甥女兒原是在老太太處長大的，老太太不和我們要飯錢也就是了，我們怎麼還敢和老太太要聘禮呢？」賈母聽了更加歡喜，忙向寶玉笑道：「你聽見你姑爹的話了麼？還不下來磕頭呢！」寶玉聽了紅了臉，才要起身，林公連忙按住道：「老太太，咱們是至親骨肉，比不得外人，只要他們孩子們彼此情投意合，我們做父母的也就放了心了，那裡在這些俗套子禮上講究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姑老爺也太撇脫了。雖如此說，聘禮無非是個信兒。我想，別的東西你們也未必稀罕，只有他的那塊通靈玉，是在他娘胎裡帶來的寶貝。寶玉，快把你的通靈玉摘下來，教丫頭們送給你姑太太去。」寶玉聽了，忙解開衣鈕，從內裡摘下通靈玉來，遞與賈母。賈母接來，忙命丫環送到賈夫人後邊去了不提。

這裡，賈母又道：「姑老爺高升了，不知幾時才起身赴任呢？」林公笑道：「目下豐都城隍尚未補放有人，小婿意欲求閻王，先著崔判官暫行署理。小婿交代了才能擇日起身呢。」

賈母聽了笑道：「我還有一件事要求姑老爺呢。昨兒我們到地獄裡去遊玩。男獄裡有我們本家子的一個孫子，名叫賈瑞；女獄裡有你二哥哥房裡的一個妾，他娘家姓趙，他們兩個人求姑老爺施恩，求求閻王放他們脫生去罷。」林公聽了詫異道：「這兩個人，小婿竟沒見過。等我明日查查冊子，如果不是什麼十奸大惡，也可以通融辦得來的。」賈珠聽了，便也立起身來，向林公笑道：「姪兒昨日也查出一宗公案。此女名喚張金哥，原許聘了崔守備的兒子為妻，因他父母逼他改字別人，此女不從，自縊而死；他丈夫崔文瑞，聞知他妻子守節而亡，他也就循義而死。如今這一男一女俱在冥司，姪兒求姑老爺施恩，賜給花紅，判為夫婦，以彰風化。」賈母聽了，就知道是昨日告狀的女孩子之事已經辦妥了，不禁大喜，道：「姑老爺，這樣好事，是我們做官的人應該作的，你大姪兒說的很是。」林公笑道：「這些好事原是該作的，只是我這幾天那有這個閒工夫。

有大姪兒和馮書辦商量著辦也就是了。」

賈珠笑道：「馮書辦他自家也有事要求姑老爺施恩呢。」

林公冷笑道：「他又有什麼事求我呢？」賈珠道：「姑老爺記得不，馮書辦生前是為買妾被人打死的麼？」林公道：「是啊，這件事，我到任後他還告過的，因查這兇手陽祿未盡，暫將此案懸擱。他如今求我，意思要怎麼樣呢？」賈珠躬身笑道：「打死馮書辦的兇手，就是姪兒的表弟，名叫薛蟠，是我姨媽的兒子。」林公聽了笑道：「哦，這個薛蟠就是薛姨太太的兒子麼？唔，聽見你姑媽說薛姨太太是一個很好的人兒，怎麼養了這樣不肖的一個兒子呢？可惜，可惜！馮淵這如今到底要怎麼樣呢？」賈珠剛要說出夏金桂的話來，又覺礙口，只得悄悄的將秦鍾推了一下。秦鍾站起來笑道：「馮書辦如今又要買妾呢。」

林公聽了，擦鬚笑道：「他要買妾，只管盡他買罷了，難道又害怕有人來打死他麼？」秦鍾也笑道：「不是怕人打死，只因前次發生在青樓為妓的那個婦人，原來就是薛蟠的妻子。馮書辦意欲買來做妾，求姑老爺冊上除了他的名字。」林公道：

「這樣說起來，馮書辦就該打了。閻王已經許下，將來替他結案，他怎麼又圖謀人家的妻子呢？」賈珠聽了忙站起來，笑道：

「馮書辦在先原不知道是薛蟠的妻子，今日在望湖亭請姪兒去遊玩，將此婦喚來彈唱，也多不認得。後來還是姪兒的兄弟他們到了，才認得他本是薛蟠的媳婦。姪兒想，他生前為婦不貞，薛家還要他作什麼呢？況且他與馮淵已經是生米做成熟飯的了。

莫若求姑老爺施恩，就將此婦配了馮淵，稟明了閻王，以抵薛蟠償命之罪，倒也兩全其美。不知姑老爺意下如何？」林公聽了，沉思半晌，「唔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倒也罷了，只是可惜你們薛姨太太，既沒養著好兒子，怎麼又沒娶著好媳婦呢？老太太可知道他生前怎麼不好來？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我老了，在家也不大理會這些事。只聽見他們說，這個媳婦子不大老成。

蟠兒犯了官司陷在監裡，也就受不過冷清，不知多早晚兒又看上了他小叔子了。虧了他兄弟蝌兒是個好的，不然早鬧出事來了。姑老爺這一辦理，很好，不但蟠兒減了罪名，馮書辦也感激姑老爺的恩典呢。前兒我瞧見那個馮書辦，也是個年輕的俊人物兒，也和蝌兒差不多兒。倒便宜了那個小蹄子了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只見賈夫人笑嘻嘻的走了出來，道：「老太太好性急啊，怎麼把二姪兒的通靈玉都摘下來了呢？」賈母笑道：

「我怕你們三心二意的，送過玉去我就放心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我才聽鳳姑娘說，這塊玉乃是二姪兒的命根子，離了這個玉他就要害病的。只要外孫女兒你老人家不嫌棄他就是了，那裡必定在乎聘禮呢！這塊玉仍舊教二姪兒帶上。我們也沒有什麼回的禮，這是當日老太爺給他姑爹的一副碧霞璽的帶鉤兒，也給二姪兒帶上，算我們的回禮罷。」賈母聽了，不勝之喜，忙命寶玉一齊接了來，帶在腰間。賈夫人道：「拿酒來，我到底敬你們一杯。」眾人一齊站起來道：「酒夠了，姑太太賜飯罷。」

於是，丫環們斟上酒來，大家飲了一巡，這才端上飯來。

大家用畢，盥漱。大家又散坐著說了一會子話，各自散去。湘、寶二人就在賈珠的房內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林公進了王府，將上項事一一的稟求閻王。閻王因林公進了天曹，不好意思駁回，一一的都允准了。林公回府，一面將城隍敕印送交崔判官署理；一面吩咐馮淵將賈瑞、趙姨媽二人放去脫生；又傳了張金哥、崔文瑞來，賜與金花羊酒，判為夫婦。賈珠暗向賈母討了三千兩銀子，與張金哥安家。

又將夏金桂青樓冊上除名，擇吉與馮淵合葬。這些節目，不須多贅。

林公將任內經手事件，一切查辦交代清楚。因署內乏人，又求了閻王將賈母、賈珠攜帶同往。閻王因林公居官清慎，臨別無以為情，並令馮淵、秦鍾、崔文瑞三人一同攜眷隨往。林公叩謝回府，擇吉備了駝轎車仗，收拾行李，起身赴任。這一日，合城的官僚紳士，俱在城外望湖亭作餞，好不熱鬧。林公一路行程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林黛玉自從與寶釵夢中相會之後，回轉太虛。清晨起來，剛梳洗完畢，只聽金釧兒在外間屋子裡笑道：「菱姑娘，你怎麼這麼早的就來了，只怕我們姑娘還沒有梳洗完呢。」黛玉聽了，連忙出迎。早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黛玉笑道：

「姐姐你回來的好快啊！姨媽和小哥兒可都好嗎？」香菱笑道：

「托庇姑娘的福，我們太太很康健，小孩兒也很出息了。姑娘你可見過寶姑娘了沒有？」黛玉道：「見過了。誰知道雲兒也在那裡住著呢。」香菱道：「你也見雲姑娘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時候兒有限，那裡還有見他的空兒呢。我只和寶姐姐說了會子話兒，就去找著紫鵝，剛說了幾句話兒，雞就叫了，急的我趕緊的回來了。」香菱道：「寶姑娘可還好？」只怕心裡嗷嗷的模樣兒也未必像先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姐姐素日為人原是曠達的，我看他那個樣兒倒也罷了，照舊還是白白胖胖的。」香菱道：「所以，我們姑娘一輩子沒病，就在這個上頭呢。你可將寶二爺、柳二爺到了這裡，並我父親書子上所言回生之事，可都告訴了他麼？」黛玉紅了臉，低聲道：「我都告訴了他了。

寶姐姐的意思，也要到咱們這裡來逛逛。只是他如今現在有喜，我說等他恭了喜之後，再差人給他送香去。你想這件事可使得

使不得呢？」

香菱聽了，正欲答話，只見晴雯忙忙的走了進來，笑道：

「好姑娘們，你們倆人的梯己我都聽見了。你們兩個人悄悄兒的回家去，怎麼就瞞的我風雨不透的？難道我們就不是人兒，就不肯把我們帶到家裡去走走兒呢？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你那個脾性兒，誰還不知道呢，若是早告訴了你，你早急的受不了了。如今你也不用著急，再過些日子，我自然也要差你去走一回呢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才聽見姑娘說寶姑娘有了喜，不知可是大喜呀小喜呢？」黛玉聽了，笑著啞道：「這又是胡問了，人家還沒生產，我可怎麼知道是大喜小喜呢！」晴雯聽了也笑道：「也別管他是大喜小喜，我只一聽見，我就喜歡的受不了了。」香菱聽了，不禁發笑道：「這個晴雯姐姐，你倒是個有趣的人兒。人家寶姑娘恭了喜，可與你什麼相干，你可喜歡的是那一條兒呢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別的喜歡，只喜歡我們寶二爺小時那樣的淘氣，如今眼看又有人把他叫爹爹了。」一句話說的黛玉、香菱一齊用手帕子握著嘴嘻嘻的笑起來。

黛玉忙拉了香菱的手道：「咱到裡間坐著說正經話去罷，不用聽他信嘴兒說的招人笑了。」說著，二人一齊進去裡間，對面坐下。晴雯、金釧兒送過了茶，也都坐在下邊小杌子上。

黛玉向香菱道：「寶姐姐和我說，要借你的尋夢香，到咱們這裡來逛逛，不知你可肯麼？」香菱道：「我也怪想他的，巴不得他來了見一見才好，有什麼不肯的呢！只是，這種香原見不得孕婦生產的，若被穢氣衝了，可就不靈應了。你可知道他的身孕到底如今有幾個月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他悄悄的告訴我說，已經有七八個月了。」香菱聽了，沉思了半晌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索性再遲些日子，等他生產過了滿月，才可以使得呢。」晴雯道：「怎麼你越說越遠了，教人家怎麼等得呢！」香菱笑道：「姐姐，你不必著急，橫豎這一回差使總是你的，何必忙在這一會兒呢。」晴雯聽了，扭著頭道：「敢自你們又有什麼返魂香咧、尋夢香咧，愛到那裡逛逛去就著性兒去了，可憐把人家成年家圈在屋裡，悶的人家心裡可受得嗎！」金釧兒聽了，笑道：「罷喲，咱們家裡除了寶二爺，還有你的什麼娘親爺故呢，你到底牽掛著誰這樣著急？你也想想我，我家裡還有我媽和我妹妹，我也沒有急成你這個樣兒。」晴雯聽了發氣道：「小蹄子，你管我呢！家裡雖沒我的什麼娘親爺故，難道外頭也沒有嗎？我現放著姑表哥哥、嫂子，難道就不該看看他們去麼？」金釧兒笑道：「噯喲喲！你還提你那個姑表嫂子呢，你看他那個浪樣兒，我覷著半個眼兒也不待見他。」晴雯聽了正要變臉，只見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倆人不用瞎吵鬧了，橫豎不過了寶姑娘的滿月，菱姑娘也斷然不肯給香的。依我勸，你們倆人擦開手罷，再不必提這一條兒了。金釧兒到赤霞宮請二姐姐去，晴雯姐姐到薄命司請尤家的二位姐姐和小大奶奶去，就說香菱姐姐已經來了。我們今日鬥一天牌解解悶兒，省得你們兩個人閒的只是要想拌嘴。」晴雯、金釧兒二人聽見門牌的二字，這才變怒為喜，各自分頭請客去了。

話休煩絮，不多一時，迎春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秦氏一齊到來。敘過寒溫，便吃早飯。飯罷，八個人分作兩場子鬥起牌來。黛玉、迎春、尤三姐、金釧兒鬥的是紙牌。香菱、尤二姐、秦氏、晴雯鬥的是骨牌。熱鬧了一天，至晚方散。黛玉留下迎春、香菱二人在絳珠宮作伴，以備朝夕下棋做詩，倒也快樂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月餘。這一日閒暇無事，黛玉驀然想起寶釧，便將那日與寶釧夢中相會之事告訴了迎春。迎春也不勝歡喜，道：「寶兄弟去了好些日子了，算著也該有個回信兒了。將來你們的大事成了，一同回生，真是雙喜臨門。我叔叔、孀娘真是喜歡極了呢。我算著，寶妹妹此時也該分娩滿月了，你何不差了晴雯去給他送香，就把他的真魂帶了來，我們大家會一會，豈不有趣兒呢。」黛玉聽了才要開口，只見晴雯早向香菱笑道：「菱姑娘，你聽見二姑娘的話了沒有？把你那個什麼寶貝香賞出兩支兒來罷，別要盡自只是捨不得了，就讓你自己天天晚上家去會薛大爺也沒個意思罷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香菱笑道：「你別信著嘴兒說了，仔細看我撕你的嘴。」黛玉道：「前兒他就急的受不了了。好容易熬了這些日子，如今可也是該去的時候了。菱姑娘你給他幾支香罷。」香菱聽了，便伸手從書櫥子頂兒上取下一個小錦匣兒來，打開取出一支返魂香、一支尋夢香來，連引單一並遞與迎春觀看。晴雯見了笑道：

「這個錦匣兒我早就瞧見了，我只當是我們林姑娘的首飾匣兒呢。早知道這裡頭裝的就是香，我瞅空兒偷也偷他幾根子，也不用這樣求爺告奶奶的了。」香菱道：「你不用鬧你的嘴了，我這是神香，非離了我親手自取，別人再也打不開匣兒的。你既然要去，就收拾早些兒吃飯，吃了飯，我們大家把你送到牌坊外邊。我替你點起香來，自有奇驗。」晴雯聽了，果然歡天喜地的命人擺上飯來。大家吃畢，他便重新梳洗，換了一套新衣，將一支尋夢香帶在身邊。黛玉、香菱、迎春、金釧兒四個人一齊將他送出絳珠宮來。

時當仲夏，榴火飛紅，荷青凝碧，但覺日長晝永。五個人說說笑笑，早到了牌坊外邊。香菱用火將一支返魂香燃著，插在晴雯的鬢邊，用手在他肩上一拍，說聲：「去罷！」只見晴雯雙足離地，御風而行。霎時間去的連影也不見了。喜的金釧兒拍手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倒有趣的很。菱姑娘，等晴雯姐姐回來，你也給我一支香點了，我也到家去瞧瞧我媽。」香菱聽了笑道：「是了，我就知道你瞧見必定要眼熱呢。」金釧兒未及回答，只聽黛玉道：「金釧兒，你先回去照應門戶。二姐姐，咱們趁此出來，何不到警幻仙姑處找妙師父下盤棋去呢？」

金釧兒聽了，才要說話，忽見正西上塵埃滾滾，遠遠望見一匹引馬，後面一乘駝轎，又有一個騎馬的後面相隨；再往後看時，隱隱綽綽還有無數的轎馬人夫，蜂擁而來。黛玉等四人俱各吃一大驚。迎春忙道：「林妹妹，咱們快走罷，你看這都是些什麼人來了，那騎馬的不像是些男人麼！」黛玉也著忙道：「金釧兒，你快去請警幻仙姑，教他出來看看就知道是什麼人了。」金釧兒聽了就往裡飛跑。

忽見引馬的人顛著馬如飛而來，高聲叫道：「姑娘們不要害怕，我是跟了寶二爺去的小太監。後面駝轎裡坐的是璉二奶奶。」黛玉等四人聽了，又驚又喜。迎春道：「金釧兒，不用跑了。既是二嫂子回來了，咱們就在這裡等著他，就說我們特意出來迎接他的。」黛玉、香菱、金釧兒一齊止步。不多一時，到了跟前，人夫上前落了轎。後面騎馬的也下了馬，原來是個清俊的後生，都不認得是誰。只見他上前推開了轎門，稟道：

「二孀娘，快下轎罷，姑娘們多在這裡等著迎接你呢。」果見鳳姐從轎內下來，一見了眾人，悲喜交集，忙道：「妹妹們可都好麼！你們怎麼知道我們來了？」迎春未及開口，只聽黛玉問道：「姐姐你回來了，老太太和我父親、母親都在那裡呢？」